



地名记忆



王仙新民瓷厂旧址



王仙三狮洞洞口



王仙镇上的新街



王仙新民瓷厂旧址

王仙小镇的那些人，那些事

张洁

我的整个少年时光，都是在醴陵一个叫“王仙”的小镇度过的，这里留下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后来，我家搬离了小镇，我去镇上的次数也随之骤减，但多年过去，午夜梦回之际，我还是会梦到小镇上的许多人许多事。

在《湖南通志(卷十四地理十四山川二)》中，对王仙镇的名字由来有记载：“王仙山，一名大山，又名王乔山，世传王乔炼丹于此”。又相传王乔在当地三狮洞炼丹成仙，之后有王仙山之称。这些传说故事流传至今，小镇之名“王仙”也随之前留了下来。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经济活跃的小镇。位于镇上的王仙新民瓷厂，建于上世纪50年代，曾是镇上最大的瓷器厂，醴陵最早的隧道窑就建于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新民瓷厂的鼎盛时期，厂里光工人就有上千名。由于收入稳定，福利也多，镇上的人对于企业里的员工羡慕颇多。我的父母虽然不是新民瓷厂的职工，但我家的房子就在新民瓷厂对面的街道上，有许多同学、朋友的父母在瓷厂上班，对于瓷厂，我自然是熟悉而亲切的。每到暑假，我就和小伙伴们悄悄地溜进车间里，一边看男职工榨泥、装坯、装窑，女职工走线、把花纸印在瓷坯上，一边憧憬着自己长大后也来厂里工作的画面。厂里耸立着一根巨大的烟囱，浓浓的浓烟昭示着企业的兴盛，而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则在厂门口排着长队，等待将生产好的瓷器运往各地。

小镇东边有座大山，三峰矗立，外形似狮，下有深洞，名三狮洞，光洞大而浅，黑洞小而深，洞顶清泉滴沥。民国初期的醴陵县人、大才子傅熊湘曾在洞口题写了直径达一尺余的“大山石室”四个字。对于那个时代成长在小镇上的孩子来说，远方的风景太远，触手可及的乐趣才实在。夏日的午后，我和小伙伴们会结伴到三狮洞游玩，外面夏日炎炎，洞内清凉幽静。黑洞幽深不见五指，必须打着手电筒进去，不时从头顶飞过的黑色大蝙蝠，引得大家阵阵惊呼，紧紧握在一起的小手，稍微松开一点，才发现掌心全是汗。

据相关资料记载，民国时期，僧人何斋公在此修行时，曾在洞中造了弥勒佛、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十八罗汉、二十四位诸天等神像。听住在三狮洞周边的老一辈村民说，洞四周有朱兰，春末夏初开花，每茎9朵，紫红剑叶，芳香四溢。同盟会元老、醴陵籍名人程潜有《朱兰并序》诗赞曰：“灵均赋幽姿，王乔播仙音。香草吟泽畔，朱葩伴隐沉。金贞保丽质，抱朴甘深林。同源惟紫茎，盍簪有素心。芳名垂内外，清操标古今。”我没见过朱兰，只能从这些诗中想象着朱兰

记事本

挑水喝的日子

黄文珊

如今的人们，倘若要用水，只需轻轻扭一下水龙头，经过消毒处理的水流便会哗哗奔泻而出。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来水没有广泛普及使用时，居民只能挑塘水、湖水、河水、井水、泉水使用。

我曾经就是那万千挑水队伍中的一员。第一次挑水时，我才八岁。那年，父母在芦淞区谭家墩小学教书。我家房屋的大门对着一一条通往市区的土路，房屋左右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唯一的水资源，是位于屋后羊肠小道一里多远的两口半亩田大小、水草丛生、人畜共享的水塘。这口不起眼的水塘，尽管碧波涟漪上常年飘浮着枯枝败叶残花，却如同甘露一般滋润着我家和周围十来户人家。为了取水，家家户户都备有一口直径60厘米、高70厘米以上的大水缸。平日，父亲清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屋后水塘挑水，直到把水缸灌满才歇息。有几天，父亲生病了，哥哥姐姐也都远在省城读书，挑水的事只能落到母亲肩上。看到母亲挑水时挂在脸上的汗珠，我觉得自己应该像哥哥姐姐一样，给家里挑水了。

母亲挑完水后坐在椅子上歇息，我走过去站在地面：“妈，我长大了，以后挑水的事情让我来吧。”母亲爱怜地看着我，伸出手在我脸上缓缓抚摸着，“你还小，在长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哩。”

父亲倒是同意我学着挑水，说这样强身健体，有助于成长。为此，他在病好了之后，特意根据我的身高臂长和体力，量身订制了根两端挂有细麻绳索套铁钩的竹扁担，还买来两个约摸能盛60斤重量适合锻炼体力的木桶。

一切准备就绪，一个晴朗的周末，父亲带着

我去学挑水了。出发前，他再三叮嘱我：肩膀要扛在扁担的正中间，前手轻扣扁担掌方，后手牵拉水桶绳索防摇摆，让空心重量保持平衡；要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平稳，眼睛看着前方；不要专用右肩，左肩也要用，掌握好换肩，体能才维持得更久。我兴冲冲按照父亲的教导，屁颠屁颠打开屋后门，直奔水塘。

这口靠地下水和雨水支撑才保持不干涸的水塘，好心人为了方便取水，搭了个离水岸2米长的木架。人们蹲在木架上，手提水桶，在水面上晃荡下沉，就能驱除草根、树叶、浮萍和杂物，打到比较清澈的塘水。父亲一边让我拿好扁担，一边示范用我的小木桶在塘面晃荡两下，提了两桶水又倒掉小半，平放在木架上才叫我担起来。我吸了口气，试了试，一鼓劲，就把两桶水挑了起来。父亲看到我如此轻松，高兴地摸着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好崽！真是长大了。”没多久，我不仅能独自挑水，而且挑的不是半桶，而是满桶。三年后，我改用了父亲的扁木扁担和木桶，将全家挑水的重任全部承担了下来。

十二岁那年，父亲调到白石港小学，分配的宿舍正好面临湘江，我家的生活用水也由塘水变成了江水。每天放学回家，书包一丢，头件事就是抓起扁担、扛着水桶去挑江水。那时，从堤岸通往江边，前人已建有一条为方便取水的宽二米、长十多米的麻石阶梯。沿着阶梯，跨越江道上的鹅卵石，就能取得自己看中的那块杂质较少水域内的江水。

到湘江挑水的人很多，和我一样的少年也多。一来二往，发现不少挑水的少年竟是同校的同学或左邻右舍。天天挑水，大家亲热得如同一家人。大家把“到湘江挑水”这件事，当成了每天

的美丽倩影。站在三狮洞后山的草坪上，闻着清新的青草气息，看着不知名的小花盛开，我和小伙伴们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喜悦同样在肆意增长。

在小镇中，不仅有熟悉的景，还有亲切的人。小镇不大，镇上的人大多数都相识，父母间彼此知根知底，孩子们在一起，自然是放心不过的事情。我和潘都从小学二年级就在一起玩，双方父母也是故交。她父母都在工厂里上班，夜里常常要值班，每到此时，我就会主动去她家和她做伴。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夜晚，我们彻底放飞自我，吃零食、聊琐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常常要闹到很晚才睡，以致第二天我俩顶着一对熊猫眼去上学时，因为迟到而挨了班主任老师的训。

欢乐的时光很多，但也不少了争气的时刻。有一次，潘都在我家看到了郑渊洁写的《鲁西西传》，这是我最喜爱的一本童话故事，为了从书店把它买回来，我存了整整两个月的零用钱。即便如此，她说想借回去看一看，我仍然一口答应了。让我没想到的是，等我去找她归还故事书时，她却告诉我弄丢了。为此，我气得几天都没有理她。

上世纪90年代初，醴陵的乡镇民营经济十分红火，趁着这股创业的大潮，潘都的父亲潘尧生也跟人一起合伙办起了纸箱厂。纸箱厂就在我家后面，站在家里的阳台上，能看到厂里的生产车间。后来，潘叔叔的企业遇到困境，欠下一笔巨额债务，股东们有的退出，有的跑路，潘叔叔却无论如何也不走，他说，他的根在王仙。为了还债，潘叔叔开着货车四处接活，终于用13年的时间，还清了这笔债务。现在年近七十的潘叔叔，卸下重负，安度晚年，小镇上的人提起潘叔叔，无不敬佩：“诚信做事、坦荡为人。”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王仙镇前往外地求学，不久，父母也搬离了小镇，但我每年过年都会回到小镇，看看这个记载着年少时光的地方。小镇似乎没有变，那里的居民始终淳朴善良，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但小镇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变化，街道变宽了，路边摊已经很少见，小贩们纷纷搬进了整洁的农贸市场……印象深刻的新民瓷厂早已不复往日的繁荣，厂里那根巨大的烟囱也已倒下，厂房旧址上，新建项目正在拔地而起。三狮洞我再没去过，不知道那些美丽的朱兰是否已经重新在洞四周生根发芽。好在多年的老友还没走丢，上个周末，我去定居长沙的潘都家吃饭，端上桌的是醴陵腊肉、醴陵蒸菜鱼和家常小菜。菜，还是记忆中的味道，人，也永远是年少时亲切的样子。

王仙小镇的记忆，如同一壶老酒，越久，越醇香。



旧事

一瓶荔枝罐头

赖杰琦

周末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人目不暇接，坐在购物车上的女儿不停地东问西问，显露着她心情的雀跃。突然，她伸手扯了扯我的衣袖，示意我将购物车停下来，然后用细细的小手指着货架上的物品问我：“妈妈，这是什么呀？”“是荔枝罐头。里面那些白色的圆形物就是荔枝肉。”她似乎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将荔枝剥了皮装在玻璃瓶里，“不是直接在水果店就能买到吗？”

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日常吃的都是新鲜水果，对于装在罐头里的水果，确实接触得很少。但在二三十年前，水果罐头则算得上是奢侈品级别的美味。

上小学三年级那年，长沙的表舅爷爷一家来株洲看望奶奶，顺便带来了一些礼物。我家分到了一瓶荔枝罐头。在此之前，我已经吃过一次荔枝罐头了，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口感，让我久久无法忘怀。这瓶可比上次的大多了，差不多有两倍那么大。父亲将罐头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布袋子里，回家路上，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不停地问：“爸爸，这瓶罐头什么时候可以开呀？”父亲摇了摇头：“现在不能开，还等一阵吧。”

到家后，父亲将罐头放在了客厅柜子顶层右上角的最里边。家里的零食干货，基本都放在那个位置，对于年幼的我来说，那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接下来的日子，父母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有空就去照顾生病的姑姑，而我心心念念的，只有那瓶荔枝罐头。

周四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客厅里，用不锈钢大勺子舀着罐头里的荔枝吃，一口一个，连糖水都一滴不剩。醒来后，擦着嘴角的水，我盯着客厅里的柜子看了很久。到学校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上课，脑子里盘旋着的都是荔枝罐头的踪影。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放学，我一路飞奔着跑回家，连往常一同回家的小伙伴们呼唤都没顾得上。父母跟往常一样没在家。我迅速搬来家里最高的那把木凳，踩在上面，踮着脚，使劲伸长着手，恨不得将全身的力气都放在右手这五根指头上。终于，中指指尖碰到了玻璃瓶，我内心狂喜，一点一点扭着瓶身，将其慢慢转向自己的方向。

功夫不负有心人，荔枝罐头顺利被我拿到了手。如何将其打开，又成了横亘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我尝试着徒手开盖，但难度系数实在太大，思索片刻后，我找来父亲平日修理用的工具起子、小铁锤和钳子，将起子金属的那头放在盖沿上，一锤一锤将盖子敲出了一个豁口，再用钳子夹住豁口处的盖子用力一扯，成了！

或许是付出了“劳动”的缘故，那瓶荔枝罐头闻起来特别香，吃起来特别甜，连父母给我备下的午餐都无暇顾及。摸着滚圆的肚子，打着带着荔枝味的饱嗝，我心满意足地回学校了，却忘了“作案现场”还没有收拾。

到家时，看着脸色铁青的父亲，我知道事情已败露，不由得耷拉着脑袋，动作也谨慎起来。晚饭后，父亲将我拉至一边，“你知道那瓶罐头，本来是要怎么处理吗？”我摇摇头，局促地搓着衣角。“姑姑病了这么久了，胃口一直不太好，我原本准备明天拿这瓶罐头给她开开胃。”父亲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我内心一惊：姑姑因为心血管的原因已经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确实常常听大人说起她胃口不佳，我也担心了一阵，但没想到这瓶罐头的用处竟是这个！“爸，我错了，不该偷偷吃掉罐头。现在怎么办？”父亲到底是舍不得对我动手，见我认错了，内心一软，语气也跟着柔和了起来：“明天我们一起去百货商店，用你的压岁钱和零用钱再买一瓶。”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不再为一瓶罐头而懊，但那瓶罐头的味道却和姑姑尝着我买的罐头的画面一起，永远留在了脑海中。

真情



真情

促销面条 陈叶斐

超市在搞大促销，促销商品的种类多，幅度也大。她看中一款平时常买的品牌手工拉面，原价九元一包，现价五元，重量为一公斤。老公和女儿都爱吃面条，干面条保质期也长，趁现在打折多买些，于是她拿了五包面条放进购物车中。

加上水果、酸奶、鸡蛋和其他一些零星物品，她提着满满的两大购物袋回家了。平时她也是这样，本来并不打算买多少物品，到了超市总会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特别是碰到搞促销的时候，最后总是买了比原来多得多的商品。

可是，今天仅仅这五色面条就有五公斤，才走了一百多米路，她就手麻了。“太不合算了，贪小便宜吃苦头。”她把购物袋放在地上，边歇息边懊恼地想着。忽然，母亲右肩上挑着满满一担青菜，左手提着一桶清水的画面，在她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现。

四十年前，母亲经常这样挑着自家种的蔬菜到离家三公里的集镇上去卖，以换些现钱贴补家用。亲戚间的人情往来和她们三姐妹的学费以及过年买新衣新鞋的费用都要靠这些钱。由于父母的勤劳能干，她家里一年四季总是有不同的农作物可出售，青菜、毛豆、冬瓜、葫芦、南瓜、茭白、萝卜……记忆中，母亲并不是简简单单只挑一担农作物就上街，好些时候还会在手上再拎些别的，比如那桶清水，就可以洒在青菜上，使青菜看起来更水灵些，卖个好价钱。

有年冬天，母亲一大早就挑着腌白菜去集镇上出售。她发现母亲把两只腌白菜缸放在筐里，忍不住问：

“为何要带菜缸去啊？”母亲回答说：“这样大家会觉得腌白菜是刚从菜缸里拿出来，鲜嫩。”她不知道那天这一担物品有多重，但后来她读到白居易的《卖炭翁》时，一下子就理解了那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为了能让炭卖个好价钱，宁愿天气寒冷些，而母亲为了让腌白菜卖个好价钱，宁愿多负重两筐腌菜缸。后来听母亲说，那天的腌白菜果然比平时卖得更快、价格也卖得更好。回家的路上，母亲挑着那两只空菜缸去了百货公司，给她买回了一件最时髦的大红色滑雪棉衣。又轻又软又漂亮的滑雪棉衣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直到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整个村子里第一个拥有滑雪棉衣的女孩子。

母亲总是这样在清晨的时候，挑着满满的一担又一担自家种的农作物上街去售卖，无论酷暑与严寒。为了有个好卖相，母亲很多时候宁愿多负重一些。不仅仅是腌白菜连缸担到街上去；又比如，出售茭白的时候，为了使茭白看起来更新鲜水嫩，母亲就连着长长的茭白叶子一起挑到市场上去。母亲的农作物，也总比别人的售得快，价钱又好。现在看来，早在四十年前，智慧的母亲已是一位促销能手了。

伸了伸发麻了的手，顺便做了几个舒展动作。她忽然想到这几天母亲的胃有点不舒服，必须吃软一些的食物才舒服。“明天就送一筐青菜去给母亲，再告诉她这是促销价买到的，母亲一定会很开心的，老一辈的人最喜欢实惠的商品。”她心里暗暗想着，边拎起两只购物袋，小声地哼着调儿，大步往家走去。

B3

株洲日报

22593776

2022年2月2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赖杰琦
美术编辑：王 玺
校 对：马晴春

时光

SHI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rbsbg@163.com